

读书记  
读书记达礼

课外讲堂

# 唐宋 TANG SONG BA DAJIA WENJI 八大家文集

崔钟雷 主编

一琴，一棋，一茶，卧几执笔，  
少许醉墨，即孕新意于法度之中。  
二人，一骑，一酒，访古察今，  
些微丹彩，便着妙理于豪放之外。  
时而清寂幽邃，时而峭拔乖奇，  
纵横上下，出入悠游，意蕴渊深。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宋八大家文集 / 崔钟雷主编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12.3

(课外讲堂)

ISBN 978-7-5484-0920-5

I. ①唐… II. ①崔… III. ①唐宋八大家—古典散文—选集 IV. ①I26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12719 号

## 书 名: 唐宋八大家文集

主 编: 崔钟雷

副 主 编: 石冬雪 王江梅 吕延林

责任编辑: 金 金 韩伟锋

责任审校: 陈大霞

装帧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 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-9 号 邮编: 15009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网 址: [www.hrbcbbs.com](http://www.hrbcbbs.com) [www.mifengniao.com](http://www.mifengniao.com)

E-mail: [hrbcbbs@yeah.net](mailto:hrbcbbs@yeah.net)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2 8790027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87900299

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1.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0920-5

定 价: 16.8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课外讲堂

# 唐宋八大家

## 文集

崔钟雷主编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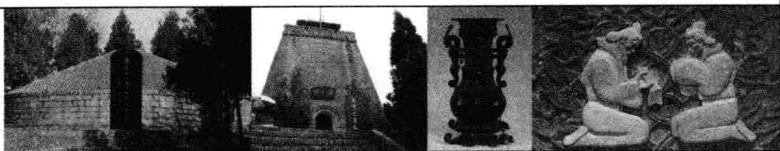
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

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

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

哈尔滨出版社

## 前言



古人云：开卷有益。阅读，尤其是经典阅读，是一种人生感悟，是一种历史回顾，是一种思想交流，是一种境界提升。经典名著凝结着古今人类的智慧，蕴藏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，是人类思想的精华。作家将自己的人生感悟融入作品之中，而我们在阅读、在与名家大师对话的过程中，把作品还原到现实生活中，融入我们自己对人生、对社会的体验，贮存于我们的生命之中，经过时间的打磨，更加光彩照人，熠熠生辉。

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人们需要不断从名著中汲取营养：从喜剧中获得前进的动力，从悲剧中看清社会的现实，从史书中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，从寓言中体味人生的哲理和智慧，从诗歌中感悟心灵的丰富和个性的舒张……然而中国文献典籍浩如烟海，一个人穷尽一生的精力也难面面俱到。为此，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《课外讲堂》系列丛书。

本套丛书根据青少年学生的阅读特点，结合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，选取中华五千年以来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、篇章，内容丰富全面，既与课内知识点紧密相连，又适当扩大了阅读范围。同时为了便于学生阅读，在忠实原著精髓的基础上，汲取精华，释疑解难，使之更为简明扼要、通俗易懂，力争为莘莘学子奉上一套编排精细、版本权威的课外读物。



## ☁ 韩愈集 ☁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原道 .....     | 007 |
| 原毁 .....     | 014 |
| 杂说一 .....    | 018 |
| 杂说四 .....    | 019 |
| 师说 .....     | 020 |
| 进学解 .....    | 023 |
| 答李翊书 .....   | 027 |
| 送孟东野序 .....  | 031 |
| 祭十二郎文 .....  | 035 |
| 祭鳄鱼文 .....   | 040 |
| 柳子厚墓志铭 ..... | 043 |
| 论佛骨表 .....   | 048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送董邵南序 .....   | 052 |
| 争臣论 .....     | 053 |
| 与于襄阳书 .....   | 059 |
| 送李愿归盘谷序 ..... | 062 |
| 平淮西碑 .....    | 065 |

## ☁ 柳宗元集 ☁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驳复仇议 ..... | 073 |
| 箕子碑 .....  | 077 |



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吊屈原文 .....     | 080 |
| 捕蛇者说 .....     | 083 |
| 种树郭橐驼传 .....   | 086 |
| 梓人传 .....      | 089 |
| 童区寄传 .....     | 094 |
|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...  | 097 |
|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..... | 100 |
| 封建论 .....      | 106 |
| 小石城山记 .....    | 115 |
| 愚溪对 .....      | 117 |
| 段太尉逸事状 .....   | 121 |
| 六逆论 .....      | 127 |
| 鞭贾 .....       | 130 |
| 钴鉤潭西小丘记 .....  | 132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..... | 135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❧ 欧阳修集 ❧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朋党论 .....     | 139 |
| 纵囚论 .....     | 142 |
| 梅圣俞诗集序 .....  | 145 |
| 五代史伶官传序 ..... | 148 |
| 五代史宦官传论 ..... | 150 |
| 丰乐亭记 .....    | 153 |
| 醉翁亭记 .....    | 156 |
| 画舫斋记 .....    | 158 |
| 秋声赋 .....     | 161 |
| 祭石曼卿文 .....   | 164 |
| 泂冈阡表 .....    | 166 |
| 养鱼记 .....     | 171 |
| 樊侯庙灾记 .....   | 173 |
| 洛阳牡丹记 .....   | 175 |
| 与高司谏书 .....   | 189 |

## 曾巩集

- 寄欧阳舍人书 ..... 195  
墨池记 ..... 200  
送刘希声序 ..... 202  
熙宁转对疏 ..... 203  
祭王平甫文 ..... 212  
醒心亭记 ..... 214

## 王安石集

- 读孟尝君传 ..... 217  
游褒禅山记 ..... 219  
伤仲永 ..... 222  
答司马谏议书 ..... 224  
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..... 226  
祭欧阳文忠公文 ..... 232  
同学一首别子固 ..... 234

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

..... 236

## 苏洵集

- 管仲论 ..... 239  
辨奸论 ..... 243  
心术 ..... 246  
利者义之和论 ..... 250  
上文丞相书 ..... 253

## 苏轼集

- 刑赏忠厚之至论 ..... 258  
范增论 ..... 262



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留侯论 .....      | 265 |
| 贾谊论 .....      | 268 |
| 晁错论 .....      | 272 |
| 喜雨亭记 .....     | 275 |
| 超然台记 .....     | 278 |
| 凌虚台记 .....     | 281 |
| 石钟山记 .....     | 283 |
| 秋阳赋 .....      | 286 |
| 前赤壁赋 .....     | 289 |
| 后赤壁赋 .....     | 293 |
| 方山子传 .....     | 295 |
| 三槐堂铭 .....     | 297 |
| 密州到任谢执政启 ..... | 301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答毛滂书 .....  | 302 |
| 上荆公书 .....  | 304 |
| 祭文与可文 ..... | 306 |
| 稼说 .....    | 308 |
| 宝绘堂记 .....  | 310 |

### 苏辙集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六国论 .....     | 313 |
| 上枢密韩太尉书 ..... | 316 |
| 黄州快哉亭记 .....  | 319 |
| 东轩记 .....     | 322 |
| 巢谷传 .....     | 326 |
| 墨竹赋 .....     | 330 |
| 答黄庭坚书 .....   | 333 |
| 为兄轼下狱上书 ..... | 335 |
| 武昌九曲亭记 .....  | 338 |
| 御试制策 .....    | 341 |



# 韩愈集

## 【作者小传】

韩愈(768~824),字退之,河南河阳(今河南孟州南)人。贞元八年(792年)进士,后任监察御史,又被贬为阳山令,后为博士、国子祭酒等学官。元和年间,辅佐裴度平蔡州,迁刑部侍郎。又因谏阻宪宗迎佛骨,被贬为潮州刺史。后擢为京兆尹、兵部侍郎。他尊儒排佛,以从尧舜至孔孟的道统继承人自居;他是中唐重要的文学家,写诗力求新奇,以文入诗,时涉险怪;他倡导古文运动,诗文均有特色。其散文成就卓著,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。作品收入《韩昌黎集》。

## 原道

## 【原文】

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,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,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,非毁之也,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,曰天小者,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,孑孑为义,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,道其所道,非吾所谓道也;其所谓德,德其所德,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,去仁与义言之也,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则入于墨；不入于老则入于佛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。噫！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？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，亦曰：“吾师亦尝师之”云尔。不惟举之于其口，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！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？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。

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！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。为之君，为之师，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，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，以赡其器用；为之贾，以通其有无；为之医药，以济其夭死；为之葬埋祭祀，以长其恩爱；为之礼，以次其先后；为之乐，以宣其湮郁；为之政，以率其怠倦；为之刑，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。”呜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则失其所以为臣；民不出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

货财，以事其上，则诛。今其法曰：“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”呜呼！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帝之与王，其号虽殊，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虽殊，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？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：‘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？’责饥之食者曰：‘曷不为饮之之易也？’”传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经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”今也，举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！
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其法，礼乐刑政；其民，士农工贾；其位，君臣父子、师友宾主、昆弟夫妇；其服，麻丝；其居，宫室；其食，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，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常；郊焉而天神假，庙焉而人鬼飨。曰：“斯道也，何道也？”曰：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”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



孟轲；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苟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“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，其亦庶乎其可也！”

## 【译文】

博爱叫做“仁”，恰当地去实现“仁”，就是“义”，沿着“仁义”之路前进便为“道”，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，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“德”。“仁”与“义”是有着确切含义的“定名”，“道”与“德”是可做不同解释的“虚位”。因此，“道”便可分出“君子之道”与“小人之道”，而“德”也有所谓“吉德”和“凶德”。老子轻视“仁”、“义”，并非有意诋毁“仁”、“义”，而是因为他自己见识短浅。这就好像坐井观天而说天很小一样，其实并不是天小啊！他认为待人和顺就是“仁”，小恩小惠就是“义”，由于这种理解，他轻视“仁义”是必然的。他所说的“道”，阐明了他自己信奉遵循的原理，并不是我这里所指的“道”；他所说的“德”，推崇他自己认为是高尚的德行，也不是我这里所指的“德”。凡是我阐述的“道”、“德”，都是与“仁”、“义”一致的理论，是为天下所公认的大道理；老子所说的“道”、“德”，是离开了“仁”、“义”而讲的，是他一个人的偏见。

周朝的礼制衰败，孔子离开人世后，儒家的经籍被秦始皇焚毁，道家的学说盛行于汉代，佛教又在晋、魏、梁、隋流传开来。这期间那些讲“道”、“德”、“仁”、“义”的学者，不是流于杨朱的“为我”之说，就是归附墨翟的“兼爱”之论；不是采纳道家的宗旨，就是尊奉佛教的经义。信奉杨、墨、佛、老，必然背离儒家之道。信奉的邪说成了主宰，离弃的正道则变为奴仆；信奉邪说必然要遵循它，而离弃正道则必然对它加以诋毁。唉！后代的学者要想了解“仁义道德”的学说，跟谁去学习呢！道家的信徒们说：

“孔子是我们祖师老聃的学生。”佛教的信徒们说：“孔子是我们的祖师释迦牟尼的弟子。”而研究孔子学说的儒生们，听惯了他们的宣传，乐于接受他们荒诞无据的谣言而自轻自贱，也说什么我们的祖师曾经以老、佛为师之类的话，不仅口中这样说，而且还写在书里。唉！后代的学者要想了解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道”、“德”的原理，能够向谁学习并加以探求呢？人们喜爱奇谈怪论的风气是何等严重啊！既不研究它的本原，也不探讨它的演变，就是愿意听怪诞的言辞。古时候人民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类，现在又加上僧、道成了六类。古时候担负教化任务的“士”只居其一，而现今的“教育者”却占了三类。务农的有一家，而吃粮的就有六家；工匠一家，而使用器皿的就有六家；经商的一家，而花钱的就有六家；人民又怎么能够不贫困破产而沦为盗贼呢？

古时候，人民的祸患是非常多的。圣人出现了，教给他们互相依附、共同生存繁育的本领。做他们的君主，做他们的导师，带领他们驱逐毒虫、长蛇、怪禽、猛兽而使他们定居于中原。冷了教他们做衣服；饿了教他们种庄稼；看到他们住在树上常常跌伤，睡在野地容易生病，便指导他们盖起房屋。教他们做工，以使他们的器皿充足；教他们经商，使他们的财物能互通有无；教他们看病吃药，帮助他们不至于年轻时便死亡；教他们葬埋死者、祭祀先人，使他们之间增长恩爱之情；给他们制定礼仪，使他们懂得贵贱老幼的次序；为他们创造音乐，来抒发他们郁积在心中的感情；对他们实行政治教化，加以督促引导，不使他们懒惰松懈；为他们制定刑法，以铲除他们之中的凶横顽固之徒。发生了欺骗行为，就用符契、印章、斗斛、权衡等物来使他们诚信；出现争夺现象，就设置城郭、军队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。祸害来了使他们早作好准备，灾患发生带领他们进行预防。而现今道家却说：“圣人不死，盗贼便不会停止抢掠；劈了斗，折了秤，老百姓就不会互相争夺了。”唉！这不过是不动脑子罢了！假如古代没有圣人，人类早就灭亡很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类没有羽毛、鳞片、甲壳来抵御寒冷和炎热，没有尖爪利牙来猎取食物啊。因此，君主是



发布命令的；臣僚是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去的；而民众，则是生产粮食、麻布、丝绸，制造器皿，流通财物，以此来为自己的君主长官服务的。君主如果不发布命令，就丧失了作为君主的资格；臣僚如果不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，就有负于作为臣僚的职责；民众如果不生产粮食、麻布、丝绸，制造器皿，流通财货，来侍奉自己的君主长官，就要予以惩治。而现今佛教的法则却说：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之分，除去你们的父子之情，禁绝互相依附、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规则，以便追求所谓的清静闲适、孤寂无欲的境界。唉！这些佛、道的信徒有幸生在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后，而不会遭到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这些先圣的斥责贬黜；然而，他们也不幸没有生在三代之前，使他们不能得到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的教导和指正。

称为帝和称为王，名称虽然不一样，但是在圣明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。夏天穿葛布，冬天穿皮裘，渴了要饮水，饿了就吃饭，行为方式虽然有别，但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。现今他们却说：为什么不效法上古时期的清静无为？这就像责备冬天穿裘皮的人说：葛布衣服多么轻便，你为什么不穿呢？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：饮水多么简易，你为什么不去喝水呢？经传上说：“古代想要发扬那贤明的德行于天下的人，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封国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封国，一定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族；想整顿好自己的家族，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；想加强自身的修养，则需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；想端正自己的思想，就必定先确立诚挚而坚定的意念。”这就说明古代所说的端正思想、确定诚意，是要对国家、天下有所作为。而现在那种想陶冶心灵的人却置天下、国家于不顾，毁弃了伦理纲常，作为儿子不孝敬父亲，作为臣僚不忠于君主，作为庶民而不致力于自己的本业。孔子写《春秋》，凡国君采用异族的礼仪风俗的就把他们当做异族来记载，效法中原的礼仪风俗的就将他们看做中原的王侯。《论语·八佾》篇说：“异族虽有君主，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。”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北方的戎狄要抵御，南方的荆舒要打击。”而现在却把异族的佛法，置于古代圣王的

教导之上,这和让大家都做夷狄又有多少差别呢?

而所谓先王的教导是指什么呢?这就是所说的博爱叫做“仁”,恰当地去实行“仁”叫做“义”,沿着“仁义”之途前进便是“道”,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,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“德”。先王的著作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。他们的方法是制礼、作乐、定刑、施政。他们治理的百姓分士、农、工、商,他们确立的地位次序是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弟兄和夫妇,他们让人们穿的服装是麻布、丝绸,他们教人们建造的住处是宫室、房舍,他们给人们吃的食物是粮食、果蔬和鱼肉。他们传布的道理容易明白,他们实施的教化便于通行。因此,自己遵奉先王之教,境遇便会顺利而吉祥。用以对待他人,就会博爱而无私。用以陶冶心灵,思想便会祥和而端正。用以治理天下,便没有一项措置不得当。故而活着心满意足,死时得到善终,祭祀天神而天神降临,祭奠祖庙而先人的魂灵也会乐于享用供品。若有人问:“这种‘道’,是什么‘道’呢?”答曰:“这就是我所说的‘道’,并非前面说的道家 and 佛家所宣扬的‘道’啊!”尧将这种“道”传给了舜,舜传给禹,禹传给汤,汤传给文王、武王和周公,文王、武王和周公又传给了孔子,孔子传给孟轲,孟轲死后,就没有再得到流传了。荀子和扬雄,有所择取然而并不精当,有所论述然而并不周详。自周公以前,禹、汤、文、武身居上位而为君主,所以他们的政绩为人颂扬;自周公以后,孔子、孟轲处于下位而为臣民,所以他们主要以言论来传播先王之道了。既然如此,怎么去做才合适呢?答曰:不禁止佛道之说,儒家的主张就不能流传;不禁止佛道之说,先王之教就不能施行。让他们的信徒还俗为民,将他们的经籍著述全部焚毁,把他们的庵观寺院变为平民的住宅。发扬先王之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标准,使鳏寡孤独残疾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,这样做大概也就可以了!

#### 【作品赏析】

“原道”,即探求道之本。韩愈认定道的本原是儒家的“仁义道德”,他

以继承道统、恢复儒道为己任,排斥佛老,抨击藩镇割据,要求加强君主集权,以挽救当时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。文章论点鲜明,说理性强,是古代散文的佳作。不过,韩愈倡导的政治伦理方面的理论,从思想史角度来看,新内容并不多。当时的裴度说他“恃其绝足,往往奔放,不以文立制,而以文为戏”(《寄李翱书》),宋代王安石说他“徒语人以其辞耳”(《上人书》),张耒说他“以为文人则有余,以为知道则不足”(《韩愈论》),南宋大儒朱熹干脆指责韩愈是“裂道与文以为两物”(《读唐志》),可见韩愈的文章在文学上的成就超过了道统上的建树。这一点,正好说明了韩文在语言运用、写作技巧等方面有可供欣赏借鉴之处,不愧为古代的优秀散文。如果一味板着脸讲儒家道统,讲得再好,也没有什么情感和趣味可言。

## 原 毁

### 【原文】

古之君子,其责己也重以周,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,故不怠;轻以约,故人乐为善。闻古之人有舜者,其为人也,仁义人也。求其所以为舜者,责于己曰:“彼,人也;予,人也;彼能是,而我乃不能是!”早夜以思,去其不如舜者,就其如舜者。闻古之人有周公者,其为人也,多才与艺人也。求其所以为周公者,责于己曰:“彼,人也;予,人也;彼能是,而我乃不能是!”早夜以思,去其不如周公者,就其如周公者。舜,大圣人也,后世无及焉;周公,大圣人也,后世无及焉。是人也,乃曰:“不如舜,不如周公,吾之病也。”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!其于人也,曰:“彼人也,



能有是，是足为良人矣。能善是，是足为艺人矣。”取其一，不责其二，即其新，不究其旧，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。一善，易修也。一艺，易能也。其于人也，乃曰：“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”曰：“能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！

今之君子则不然。其责人也详，其待己也廉。详，故人难于为善；廉，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，曰：“我善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己未有能，曰：“我能是，是亦足矣。”外以欺于人，内以欺于心，未少有得而止矣，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？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虽能是，其人不足称也；彼虽善是，其用不足称也。”举其一不计其十，究其旧不图其新，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。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！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，而以圣人望于人，吾未见其尊己也！

虽然，为是者有本有原，怠与忌之谓也。怠者不能修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尝试之矣。尝试语于众曰：“某良士，某良士。”其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怒于言，懦者必怒于色矣。又尝语于众曰：“某非良士，某非良士。”其不应者，必其人之与也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说于言，懦者必说于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呜呼！士之处此世，而望名誉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难已！

将有作于上者，得吾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几而理欤！

#### 【译文】

古时候有地位的人，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而全面的，他们对别人的要求是宽容而简单的。严格而全面，所以自己就不会懈怠；宽容而简